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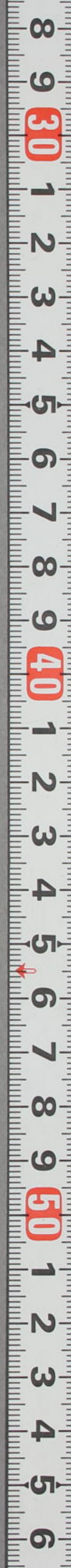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二十四
至二十七



13
849
299



明 4 3
第 849
卷 299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四

傾險

詐偽

飾非

傾險

言偽行僻色厲內荏傾險之謂也故不畏不義著之於前聞難養難近垂之於往典蓋人稟五行之秀最萬物之靈守正不回去惡務本斯可謂之君子矣乃

有疾賢務進附勢取容乘隙以為姦掠美以沽譽或縱其關說之辯或極其諂諛之態或構之飛語以害忠良或寘之深文以執仇怨以至讎覆靡定計數回測為鬼為蜮如谿如壑歷代而下實繁有徒非聰明睿哲之王安能察而遠之哉

漢王父偃為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

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山橐未上山古草字所作 起草為橐也王父

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帝召視諸儒視讀

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

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鄭剛會稽人元帝即位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勳周堪

輔政明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史高遣客為

姦刺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視讀曰示以册所奏

之章示堪曰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

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周謂周公旦 召謂召公奭

公綽孟公綽也下莊 子魯下邑大夫也至乎耳順之年屢折衝之位號

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

軍其人也國家委任誠 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

遂行日及至周召乃留乎周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 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及

不食進周召之蹟然後已 乎撫讀曰模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

延陵之臯 吳公子札食延陵薄吳王之行弁國而耕臯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耕臯澤之中也下走者自謙言超走之後也 修農圃之疇畜

鷄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 子路從孔子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止子

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

蓋謂此也埃古侯待也沒齒終身也篠草器也音徒吊反 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

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嘗政 度行度越嘗儉而為高行也蹊徑謂道也

音 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德則下走其庶幾願

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

意 與之相見總其說也 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史高 短謂駿其短懸

也 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太

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官為黃門郎朋楚士怨

恨 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楚人脆急也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

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

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

罪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

恭顯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反待詔萃龍龍

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 蟜巨蘇反字或作僑 以行污穢不

進 穢與穢同 欲入堪等不納故與朋祖結恭顯令二人告

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恭顯奏望之

堪更生朋黨相稱舉狀望之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

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
後漢辛臣田戎之妻兄也初岑彭圖秦豐於黎丘時
田戎擁衆夷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
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雜地如掌耳
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疆猶爲征南所
圖豈况吾邪降計決矣建武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
夷陵自將兵泝江沂沔止黎丘刻期曰當降而辛臣
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書以招戎戎心
疑賣已遂不敢降

崔酺爲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
對政事天文道術以享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
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旣坐言無所及
唯涕泣流漣懿恠而問之酺曰圖事有漢賊孫登將
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嘗應之酺受恩接
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繇是酺對第一拜
尚書

晉牽秀爲司空張華長史會張昌作亂秀因奔成都
王穎穎伐長沙王又以秀爲冠軍將軍陸機王粹等
其爲河橋之後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譖事黃門孟
玖故見親於穎

虞順為著作郎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訪於著作郎王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勿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袁悅之能長短說甚為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王國寶累至侍中中書令太傅謝安之女壻也國寶專利無簡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醬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于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

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

又云國寶大無士操不修庶罔

妻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

周禮字宣季性矜儉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後為會稽太守被殺

宋王華為太祖鎮西主簿太祖末親政事悉委司馬張劭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劭性豪每行嘗引采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三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若不知是劭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劭至乃驚劭白服登城為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為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

事

劉湛爲領軍將軍又領詹事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政而湛昔爲上佐遂委心自結而殷景仁獨步當時初湛方謀傾景仁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恃耄遂就殷缺千祿由敬文開淺士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譖如此

劉瑀字茂琳初爲始興王濬南徐州別駕從事史爲濬所遇瑀性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已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

密事皆與叅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內婦人間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在右索衣幘邁問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泄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不得不啓因而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

後魏高聰爲散騎嘗侍黃門侍郎初趙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修之處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

識明敏非趙脩之疇乃因皓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
解以為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
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類皆如此聰善於去就
知高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

北齊溫子昇為文襄大將軍諮議參軍文襄疑子昇
知元僅等作亂機處晉陽獄子昇恬靜與物無競言
有准的不妄毀外譽而內深險隘之事際好預其間
所以終至禍敗

鄭子默史不載其官文宣怒臨漳令稽曄及舍人李文師
以曄賜薛農浴文師賜崔士順為奴子默私誘銀青

光祿大夫王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之為
奴子默遂以昕言啓帝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
楊愔微為解之謂愔曰元景是个博士爾語皆元景

所教元景字也

段孝言為吏部尚書時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
言為助除侍中入內省典機密尋除中監加特進又
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
僕射

魏蘭根為開府儀同三司難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
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為先是以不為清論所許

陳元康爲相府功曹叅軍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

後周蘇夔納言威之子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位至過議大夫

隋元敏頗才辨而輕險多詐擢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洩省中語

諸葛穎自煬帝爲太子時爲藥藏及帝卽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穎因閑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

葛

唐鄭愔則天時爲臨武丞及來俊臣受制按獄志在

屠害忠良每有羅織文狀密令愔草定深情致其罪取於俊臣

崔湜中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桓敬之作相也思武三思讒間推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踈忘功臣於三思恩寵漸密湜每得桓敬一言片議皆以報三思及諸公被流湜又說三思宜盡除之以絕歸望三思問誰可入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所惡自侍御入出爲嘉州司馬湜舉之克行桓敬等聞利貞至皆自殺三思擢利貞爲御史中丞湜後爲襄州刺史時譙王重福謫居均州陰懷異志贈湜黃金寶帶

帝之爲太子有郎李慶遠特承恩寵頗弄權勢湜以帶鉤之會慶遠以罪被錄觀者怪金帶奇作非人間所有湜密謂慶遠曰勿欵此帶所求我當使汝無事乃厚賂行笞者與殺慶遠以滅口其傾險如此湜謂人曰吾之入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無已而不以令終

顧繇吳人代宗時詣闕獻書稱旨受京兆府華原縣令性踈狂恃封事可以奏與有超拜及領華原骹髒音尤不受詔乃訕時政發宰臣元載陰私載稽顙自

陳代宗遂怒繇逐爲綿州百姓

陳少游代宗時爲宣越揚三鎮觀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又多納賄於用事中官賂奉先劉清潭吳承倩等繇是美聲達于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游亦稍踈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游外與之深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
 令狐岷德宗時爲禮部侍郎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宰相楊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封於岷岷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

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之賣已乃署名託峘明日流言宰相炎迫臣以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奸人不可柰欲杖殺之炎救解乃出爲衡州別駕竇群憲宗時爲吏部郎中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未幾拜御史中丞後與呂溫羊士諤等黨比欲陷吉甫爲客管經畧使在鎮二年詔遣至衡州病卒群性險狠頗務恩讐臨事不顧死生初詔徵將大用衆情駭及卒衆乃安

方穆宗時爲和王傳會元楨作相歛以奇策平河朔群盜方以策畫干楨而李逢吉之黨欲傾裴度乃令人告楨欲結客刺度事下法司按鞫無狀而方竟坐誅

後唐孔謙莊宗同光初爲租庸副使謙本州之幹吏上自天祐十二年帝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效其才方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歛七八年間軍儲獲濟及帝卽位於鄴城謙已當爲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贍之勞然人地尚卑不欲驟揔重任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租庸使以謙爲副謙悒然不樂者久之帝旣平梁汴

謙徑自魏州馳之行在因謂崇韜曰魏都重地須大
臣彈壓以謙籌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忠告卽奏
憲爲鄴都留守乃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彌
失望乃尋革過失時革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
以手書示崇韜徵諷聞於革革懼上表請崇韜專其
事崇韜亦辭避帝問當委何人爲可崇韜曰孔謙雖
久掌貨泉然物議未嘗居大任以臣所見却委張憲
爲便帝促徵之憲性精辨爲趨時者所忌人不祐之
謙乘間訐於豆盧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
吏可辨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付於人與唐尹王正

言無裨益之才徒有獨行詔書旣徵張憲復以何人
爲代豆盧革言於崇韜崇韜曰鄴都分司列職皆至
上舊人委王正言何慮不辦革曰俱是失也設不獲
已以正言掌租庸取書於大臣或可辦矣若付之方
面必敗人事謙以正言非德非勲懦而易制曰此議
爲便然非已志尋拘正言之失泣訊於崇韜厚賂闈
伶以求進用人知奸譖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其規
避將寘於法樂人景進於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風
病恍惚不能綜三司事景進屢言於帝乃以正言守
禮部尚書以謙爲租庸使

晉張彭嘗山九門人少不知書始爲公府通贊遂假州縣後唐莊宗改鎮州爲北都以任圜爲真定尹兼知管内戎事則以彭爲晉守推官事無巨細悉訪於彭繇是趙之士大夫無得而進彭素貪黷利權所入圜多爲所賣及廢都爲方正朝廷命樞密使郭崇韜爲節度使遙領之崇韜素愛其地欲歸利私門而彭獻可於圜擇公藉所有多隱之以爲他費崇韜深忿其事會莊宗平嘗山時獲趙王鎔家妓千餘使宦者選留百人及送開有許氏尤色彭賂守者以廢疾匿於僧坊後宮中訪知急召彭赴雒欲害之彭將戒途

以前與圜所隱泉貨使人封藉馳白崇韜崇韜乃德彭而怒圜尋奏解許氏之罪授秘書丞知齊州常因事其險巧多此類也明宗卽位以圜爲相判三司事圜秦彭守秘書少監度支判官聞竟得罪死於塗陽議者以彭誤敗之所致也近臣安重誨亦云任之過盡繇張彭

王瑜天福中爲贊善大夫會濮陽郡秋稼豐秀稅藉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定計旣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鶚曰余有處約之疾室無增貨爲我致意縣尹且求假貨於是鄆城令劉承珪濮陽令王傳寶臨濮令曹

光喬雷澤令張璿范陽令范臯聚錢五十萬私書而獻瑜以書上奏帝覽稱歎曰廉直清慎尚有如此者誠良臣也二吏五宰卽時點瑜則進位大尉少卿詔書褒美

詐偽

先聖有言曰天下之惡有五盜竊不與焉一心逆而險二行僻而堅三言偽而富四記醜而博五順非而澤此皆譚姦宄之徒不免君子之誅也其或矯稱皇嗣虛畫戰圖對稱人而禍吏臨都街而自撻造偽書而取賞傲嘉遁而覬徵至於詐偽外戚則遠列藩宜假于靈草則爰剖符竹罪大而貽神怒惡盈而掛天網至有棄之于市而投之於荒汗彼簡編貽笑後世者矣

公孫蠆齊大夫魯昭三年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

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

子公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

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臧會魯大夫臧昭伯之族

也初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甸僕甸龜所出地名以上

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

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

則不對

內子昭伯妻一人對若有他故

再三問不對及郊會逆問又

如初

又不

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

卹卹魴假使為賈正焉

卹在東平無監縣留魴假卹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

價若計於季氏

逐計簿

臧氏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

之間

桐汝

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怒

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要

相怨及昭也

伯從公平子立臧會

立以為臧氏後

會曰僕句不余欺也

卜筮之臉善惡繇人

漢新垣平趙人以望氣見文帝至上大夫使人持玉

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帝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

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曰臣候

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七十年為元

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令河決通

於泗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

汾陰直謂當汾陰也

意周鼎其

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

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

誅夷平

少翁齊人以方見武帝文成將軍言卽上欲與神通

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迺作畫雲車及各臣勝

日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日

駕車辟惡鬼又作耳

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帛書以飯牛

謂雜草以

食牛也音

扶晚反 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

言甚怪天子識其手

手謂就書手跡

問之果為書于是誅文

成將軍

樂大膠東人

謂王家人也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因樂成

侯求見言方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乃拜為五利將軍於是嘗夜祀其家欲以下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而不敢入海之泰山祠帝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方益多不讐

讐應當也不讐無驗也

帝乃誅五利韓釋之封襄城侯武帝元

朔四年詐疾不從耐為隸臣

陳拾嗣復賜侯卒子彊嗣元狩五年彊坐父拾非嘉

子免

公孫卿齊人也武帝時稱有禮書曰得室鼎神册後

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

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

謂不須妄言之

趙欽者營平侯充國之孫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

欽良人習詐有身名他人子欽薨而子岑嗣後習為

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

後漢尹敏為中郎光武令較圖讖敏因其卦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繇是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增祖母曰奴谷蠡渾和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歿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

谷生子孫卿孫卿生子文伯嘗以是言誑惑安定間向栩性卓詭不倫後時徵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魏李豐子韜以選尚公主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晉會稽王道子為桓玄所害安帝義熙中以臨川王賓子修之為道子嗣尊妃王氏為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樂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為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宋高祖意其詐而按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宋何法盛時何高平緝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法

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
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
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
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
何書
王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
爲宣城霽寶已長叔達詐列灰亡寄宣城左求之籍
汪以爲己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武陵國典衛令
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
事發加禁固上表陳謝亡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

帝忿焉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初爲臧質隊主隨質於梁山敗
走向豫章爲臺主軍謝承祖所錄付江州作部卒遇
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
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
後魏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初爲黃門則
議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嘗讓劉芳爲少
傅讓元暉穆紹甄深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
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
琛皆願望時清議者以爲矯飾

曹昇莊帝永安中爲大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嘗徒步
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綦攜出帝時爲左光祿大夫性多詐賀較勝出鎮荆
州遇攜別因辭攜母攜故見敗甕弊被勝更遺之錢
物携對火烈車禍大將軍討回三百式所發黃門
山偉前廢帝時爲秘書監仍著作郎爾朱兆之入維
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我不遺落偉
自以爲仁詐求偉挾附爾朱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
法顯止獲男爵

劉仁軌爲著作郎兼中書令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

對賓客破弊席食糲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
當途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搥一姦吏縱
一孤寡大言自爾眩已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
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

後周宗懔南陽人仕梁爲元帝荊州記室累遷吏部
尚書初父高之先爲南臺治書侍御史犯憲懔願父
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懔菜食鄉里稱之元
帝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
毅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
無懔不能對

郭賢爲車騎太將軍歷廣勳安陵四州刺史衣服飲食雖以儉約自處而居家豐麗室有餘貲時論譏其詐

隋劉炫直門下省以待顧問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迹之書炫遂造書百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

唐杜淹弱冠有美名與帝福嗣爲莫逆之交隋開皇中相與謀曰上好謀遁撫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蓋效之共入太白山中陽言隱逸隋文帝聞而惡之

謫戍江表

蘇世長幼簡率嗜酒無威儀歷官踈猛正諫以直聞及爲陝州不能馭黠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五相嫉其詐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爲笑是後議者乃稱其詐孫承景爲監察御史則天萬歲通天二年承景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石先鋒禦賊之狀則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拜右肅政臺中丞令侍御史張仁愿叙錄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都先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身實不

行間之皆不能對又虛增功狀仁愿庭奏承景罔上之罪於是承景左遷崇令擢仁愿為右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天寶日喻史八新畫精賦此賦其李子矯玄宗開元十四年詐稱皇子入驛居止子矯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生一歲舅嘗奴攜至雒陽以患目疾不得入門後數歲遇楊駙馬舅挾出比遊靈夏因至太原今十七歲太原尹張嵩以聞帝以為矯妄勅嵩杖殺囚下制曰如聞在外諸州多有矯稱勅使詐乘傳驛或托採藥物言將貢獻或妄云追人肆行威福如此等色充須禁斷若緣別使皆發中使以

此叅察固易區分宜令州縣嚴加捉搦勿容漏網蕭文晟詐妄人也元和九年與其黨四人詐稱知內樞密梁守謙語故涇原節度使蘓光榮子巨論云將拜為節度使許錢六萬貫文為人所告文晟付伏內決重杖處死巨論流峽州柳泌本姓楊名仁晝習方術後更姓名動作詐諛自言能致靈藥并黃白術時憲宗末年銳於服餌詔天下搜訪奇士皇甫鏞李道古乃薦泌及僧大通等待詔翰林憲宗頗奇因盛言天台多靈艸群仙所會臣嘗知之而力不能致願假郡縣之權以求之憲宗以

爲然乃授台州刺史賜服金紫或諫曰方士不當假以州郡之政憲宗怒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僊不死之事臣下於吾何惜焉繇是不敢復諫泌到州驅使人於山谷聞聲言採藥鞭撻慘急歲餘一無所得懼詐發獲罪遂挈其家潛入山谷本道觀察使捕之送京師鑄與道古保明其能又詔直翰林院憲宗服泌藥日益躁渴竟爲所誤大通自云一百五十歲有不效藥田佐元鳳翔號縣人亦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爲黃金自白衣授本縣令其餘皆遞相薦引岡上惑衆故及於罪初柳泌繫於京兆府吏人或問曰何苦

虛詐如此泌曰皆道古教我且令我自己言四百歲時人或謂將死自能隱化及解衣就刑訖無他異唯炙灼之痕淡體而已

蕭洪者本代北人父名榮初文宗母蕭太后有一弟在外求訪未獲洪十歲隨商人後爲戶部茶綱賣羅錦於東市佑人趙縝爲引見於太后姊徐國夫人女婚呂璋因得見夫人云太后之弟夫人亦不能認識帝方穆親以皇太后一第喜有所得洪以詐御遂見之命爲金吾將軍河陽節度等使復爲鄜坊節度使先是有自神策軍出爲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

鎮三倍償之故有自左軍出爲鄜坊者茲錢未償而
卒乃徵於洪宰相李訓初知洪非真太后第洪懼彌
縫之乃奏訓兄仲京爲從事故洪恃與訓通不與所
償又徵於卒者之子洪俾其子以狀接訓訓判絕之
左軍中尉仇仕良銜之有蕭本本復稱皇太后之第
至是因士良以進遂發其事旣而御史臺奏推堪前
鄜坊節度使蕭洪詐冒稱皇太后親第事詔曰蕭洪
起自細微恣爲狡妄假我外家之族冒居元舅之尊
累忝重官再叨雄鎮作僞無狀從古未聞不處極刑
猶爲寬典宜長流驩州百姓洪男恪女婿萬鎮徐國

夫人女婿呂璋竝決杖流嶺南崖象等州洪至中路
賜自盡

蕭本故福建人太后有真異母弟孱弱不能自理本
知之就求得其內外族氏名諱上聞復有權倖交證
之帝果不疑其詐以爲贊善太夫又詔贈其亡曾祖
俊太保亡祖聰太傅亡父俊太師曾祖母隴西李氏
晉國太夫人亡祖母吳興姚氏楚國太夫人亡母隴
西李氏涼國太夫人帝旣斥蕭洪而又得蕭本卽謂
其真旬月之內賜與巨萬

蕭弘泉州晉江縣民也開成二年十月福建觀察使

唐扶差人押送弘弁男大資稱是國親詔付御史臺
勸問御史臺奏蕭弘通款狀詐認太后與節自不同
詔令遞歸本貫仍不用錮身皇太后少離本家不熟
舊事故特宥弘之罪庶獲本宗開成四年七月癸酉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其畧曰臣聞造僞以亂真
者匹夫知之尚不可况天下皆知乎執踈以爲親者
在匹夫之家尚不可况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
奉公心切知有此色安敢不言伏惟皇帝陛下仁及
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唯理是求微臣將以不
避直詞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皇太后

親弟受此官榮今誼然國都始開藩府自上及下異
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而蕭本爲僞臣傍聽衆論遍
察群情咸思發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蕭弘忽投臣
本道求臣上聞亦自言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
軍劉行立具審根源已曾論奏其時屬蕭本得爲外
戚來自左軍臺司既不敢研窮聖意遂勒還鄉里自
茲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贊問左軍推論大體而士
良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蓋蕭本自度孤危妄者
有憑恃伏以名居國舅位列朝行而真僞不分中外
所耻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以有恩情若含垢于一

時終取笑于千古伏乞陛下起蕭弘赴闕與本對推
細窮根源以正真僞詔以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
郎孫簡大理卿崔卬爲三司使鞫蕭本蕭弘之獄十
一月乙酉詔曰恭惟皇太后族望遠承齊梁之後僑
寓流滯久在閩中慶靈鍾集早歸椒掖終鮮兄弟嘗
懷咨嗟朕自臨御以來使遣尋訪冀得諸舅以慰慈
顏而奸濫之徒探我情抱因緣州里之近附會祖先
之名覲幸我國恩假託我外戚蕭洪之惡跡未遠蕭
本之覆輒相尋洪之本末尤更乖戾三日推鞫曾無
似是之蹤寧臣叅驗甚見難容之狀文欵繼入留中

久之朕當侍膳之時頗有咨稟恭聞處分唯在真實
丐沐墜系旣無可驗鑿空作僞豈得更容據其罪狀
合當極法尚爲含忍按之荒徼凡百庶士宜體朕懷
蕭本今宜除名配流愛州蕭弘配儋州蕭本及弟姪
男等凡六十並除名流於嶺外家資田產並令沒官
前時蕭洪詐稱國舅凡十數年尚授旄鉞寵貴崇極
天下之人皆知其僞蕭本因中尉仇士良爲之助遂
告洪之詐洪旣流極本驟歷榮顯曾未周歲衆知本
亦詐僞蕭弘復告之帝命三司使對鞫得其情實故
有是命本之罪名止於流竄時議以爲貸法

陳文巨泉州晉江人應鄉貢明經偽稱官階哀帝二年招狀罪欵付南河府決重杖一頓處死
後唐許光義自言禮部侍郎孟容之孫也光義天祐初將同姓人譙縣主簿名銜選授亳州蒙城簿累歷州縣職官

蕭康爲考城縣令同光二年康僞作嘉合穗勒停見任

張德溫陝州百姓也德溫詐稱官付河南府處死

張演河北轉運司前行也明宗長興元年七月鎮州奏演僞出宣頭支錢三貫令外甥交領又搜得蠟印

一面

周李知損爲諫議大夫知損除名遞送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入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於海中其庸誕也如此
高紹基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子也允權卒紹基匿喪久之屢奏邊事以要承襲朝廷初聞其喪卽令六宅使張仁謙往巡簡紹基不能匿以十五日卒聞丘珣稱前邢州觀察推官廣順二年珣經中書乞官宰臣以此來除任邢州職事無此姓名面訊之占對失次

送開封府鞠問所稱職名及緋魚並虛謬勅杖脊二十長流沙門島歷任官牒並毀之

陳權前為泰州清水縣令廣順二年追奪官牒仍長流房州以權居許州舞陽縣與隣里署爭地詐埋石為記及措改契內文字既伏其罪故有是責
李圖廣順三年偽稱萊州別駕配北海縣重役

飾非

夫言偽而辨雖口給之為能欲蓋而彰固心勞而愈拙况夫學古從政委質自公固宜德以潤身言以顧行政過不吝擇善而從豈有毀信廢忠庸回蒐慝不

式典禮怠棄官司在長惡而靡悛但詭辭而自飾君

子所以惡利口王者所以遠佞人蓋以是夫

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

曰賊夫人之子

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

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文也亦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疾其口給應菜已非而又無寶

冉求字子有為季氏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季路

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當

縣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裂威而取之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

孔子曰求無乃

爾是過與

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孔子疑求教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為東蒙主

使主內祭蒙

且在邦域之中矣

魯七百之封顯史為附庸

在其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威之焉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

謂冉有季路也

皆不欲也

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周任古之良史

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

焉用彼相矣

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則當止

且爾言過矣虎

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

冉有曰今夫顯史固而近於費

固謂城郭完堅丘申

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

夫

疾如汝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七

季子臯孔子弟子也葬其妻犯人之禾

高子孟氏之邑成宰或氏

申祥以告曰請庚之

申祥子張子庚償也

子臯曰孟氏不

以是罪子

時借

朋友不以是棄子

言非人故

以吾為邑長

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特寵雪民非也

漢主父偃武帝時為中大夫尊立皇后及廢燕王定

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

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

遂

遂猶達也

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死日久

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

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

卿大夫三五男享之謂按金之享殊老也倒行逆施位不尊嘗禮所行也

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

莫言齒耳

楊惲丞相敞子也封平通侯為諸吏光祿勳坐事免

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

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惲

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

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畧惲宰相子少顯朝

廷一朝晝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

朽行穢文質無底底致也音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

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

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切懼足下

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

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後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尙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

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尉按驗得所與會宗書宣帝

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嚴延年字次卿為河南太守與京兆尹張敞善敞治

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

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書良大之取兔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諭

不妄不甚多殺願次卿以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

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薨

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入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

東西周若國也咽一千反

莠盛苗穢何可不鋤也

莠粃穀所生也苗粟苗也莠音

誘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正

原涉字巨先為谷口令後自効去官郡國諸豪及長

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

無賢不肖闔門

闔字與賓字同音大千反

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

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

讓為名正復讐取仇得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

輕俠之徒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治自約救之

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

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

至景公時伯姬之官夜去石曰夫人少避大伯姬

曰婦人之義保傳不是夜不下堂遂見拾火而死陳

孝婦者其夫當行戎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

汝善養我母孝婦曰諸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

母將取嫁故欲自殺父母俱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

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

曰孝不幸壹為盜賊所污遂行淫失知其非禮

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晉御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南陽劉麟之南郡劉

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

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

公譚粲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

望粲笑荅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

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

宋周郎孝武時爲廬陵內史却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卽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遠燒郡廨卽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追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却虎食人虫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虫虎之災寧關卿小物

王彧字景文明帝時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帝幸臣王道隆書曰吾雖寡

於行已庶不負心旣懼殊故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去營生乃至臣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繇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子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爲申啓

比齊杜弼爲中書軍將軍儀同竇泰惣戎西伐詔弼爲秦監事及泰失利自終弼與其從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鎖返晉陽高祖詰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

具有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繇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文空簿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焉左遷下灌鎮司馬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四

謹累

傳曰君子不黨又曰君子周而不比蓋黨比者其有謹累之患乎叔末澆競禮義陵遲愛憎之情作而黨與之風起故庠序之下搢紳之間至有各樹朋徒互相譏揣干鈎黨之議階禁錮之法亦有結託豪俠獄

起而辭及附會權貴勢窮而舉至親族不道以服屬而從坐交遊抵禁因雅素而被譴將傲于後威著于篇然而君子中立不倚正直不回疏不令之親絕非益之交宜乎全身而遠害也

漢邳離侯路博德武帝太初元年坐兄之子犯逆不道罪免

宜鄉侯馮參天漢二年坐匿朝鮮亡虜下獄死

後漢范滂汝南征羌人太守宗資請署功曹委任政事後牢修誣言鉤黨坐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

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繇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請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忘滂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同其清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

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道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指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旣

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杜密爲北海相去官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旣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夏馥陳留圉人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官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

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獲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煙火形貌毀瘵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綰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柰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魏朗爲河南太守蕃所薦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李膺爲司隸較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坐黨事免歸鄉里頃之靈帝初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禁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尹勳爲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

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巴肅為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諸閹官武等遇害肅
 亦坐當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
 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
 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
 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張升侍郎為
 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後更見誅年四
 十九

牟陟為河南尹會黨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荀叔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陵

二郡者織罪必誅昱後共將軍竇武謀中官與李膺

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羊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

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需帝光和二年四

月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時上祿長和海

上言黨人錮及五族有乖典訓帝從之

陳翔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

原卒於家

孔昱字元世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

事黨禁錮

劉儒爲侍中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卽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張奐爲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韞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因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

延篤爲京兆尹以病免歸後遭黨事禁錮

何夔字叔龍漢末闕官用事夔從父衡爲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

符融陳留浚儀人少爲都官吏耻之委去州郡公府連辟皆不應會有黨事亦遭禁錮

魏文欽字仲若父稷爲驍將有勇力少有杖武及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

普裴楷爲侍中子瓚娶楊駿女及駿誅楷以姻親收付廷尉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

下粹為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塔免官
陸耽者機雲之弟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
害

劉暉為司隸校尉長沙又討齊王罔暉豫謀封朱虛
縣公又死坐免

宋沈懷文為隋王誕後軍主簿誕當為廣州懷文固
辭南行帝不悅第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為
妾二凶行逆坐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
為治書侍御史

謝述子綜約締皆有才名綜坐與舅范曄謀反伏誅

約亦坐死締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為所憎免
死徙廣州

鄧琬為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伐蕭簡於廣州攻
圍踰年乃克以臧質反為廣州刺史宗殺所執值赦
原免弟瓊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環亦坐死琬
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仍停廣州

後魏李敷父順為寧西將軍高平公卒皇興初以敷
貴贈太尉公高平王敷為南部尚書中書監見待於
孝文獻文第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後為李訢列其
隱罪二十餘條遂誅之削順位號為庶人敷奕與從

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開亂公私同時伏
法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
爲人執送殺之

宋翻爲河陰令弟道璵先爲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
參軍愉反逼道璵爲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
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

甄琛爲太子少保黃門中正高肇旣死琛以肇之黨
與謂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

李仲尚少以文學知名起家京兆王愉行參軍坐兄
伯尚與成陽王禧謀反詔賜死仲尚與弟李凱沉敏

有識量坐伯尚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
居於晉陽沉穢積年

鄭思明爲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成陽王禧逆徙邊
會赦卒於家鄭義爲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以
從弟思和同成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
坐總親出禁拜太嘗少卿

邢晏爲司徒東閣祭酒宣武初爲與廣平王懷遠宴
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

崔體字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岷
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見執獲時陽城王徽爲司

州牧臨淮王或以非其身罪驟爲致請徽不從乃殺之

劉藻爲黎陽太守孝靜天下坐子尚書郎洪業入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北齊祖瑛字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嘗侍筵爲陸太姬排毀解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君信亦見廢免

隋段文振爲太僕卿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汝野擊破之文振光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馳馬北還世積以罪破誅

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

唐狄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愴恚而死

宇文善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爲上儀同及弟忻誅善及穎並廢于家忻第愷爲萊州刺史有能名亦坐忻除名于家久不得調

韓偓壽爲上柱國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

陸爽爲太子洗馬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爲太子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帝從之及太子廢帝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空屏除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盧太翼善占候筭曆之術開皇時隱於白鹿山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處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高頴爲僕射後被誅其子盛道官至荅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渤海郡公竝徙蜀郡

楊恭仁爲吏部侍郎恭仁弟緝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較尉遼東之役楊玄感反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緝緝避人偶語久之司隸劉體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

外帝寢其事繼憂發病而卒

虞綽煬帝時爲著作佐郎恃才任氣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踞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嬰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帝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歛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術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官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嘗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以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坐徙邊

潘徽爲京兆尹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王胄爲朝散大夫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弟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坐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右爲吏所捕所坐誅

王仁恭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

梁文謙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

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光祿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于桂林而卒

唐房玄齡仕隋補隰城縣尉漢王諒爲逆徙坐除名徙於上郡鬱鬱不自得唯以諷讀爲務務

高士廉仕隋爲奉禮部兼通事舍人從征遼東時斛斯政爲兵部侍郎當途任事尤親士廉數邀入幕同牀而寢言談中多會政以猜嫌懼罪內不自安亡奔高麗士廉與交遊謫爲交趾朱竊縣主簿

劉弘基貞觀初爲并鉞將軍李希嘗長孫安業之謀逆也坐與交遊除名

宇文節爲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縣公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坐謀反伏誅遺愛弟遺直及母盧氏薛萬徹弟萬備柴令武兄哲威並以勳舊特免配流遺直貶春州銅陵尉萬備配流交州哲威流邵州尋皆卒於徙所節及特進太宰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安國公執失思力並坐遺愛等交結流嶺外

張文琮爲戶部侍郎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刺史文琮作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出爲建州刺史韋待價爲左遷牛備身及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即

道宗之壻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

王勃高宗時爲黜州叅軍有官奴曹達犯罪爲勃所匿又恐事泄殺達以滅口事覺當處會赦除名時勃父福時爲雍州司功叅軍坐勃左遷交陞令

魏玄同爲司列大夫西臺侍郎上官儀被誅玄同坐與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

薛元超拜東臺侍郎歲餘西臺侍郎上官儀伏誅坐與文章款密配流雋州

御玄挺少解屬文有名當代歷遷北部員外郎左史與上官儀善出爲頓丘令

宗秦客爲檢較內史坐贓降授鎮州遵化縣尉內史

邢文偉坐附會秦客貶授珍州刺史

賀蘭敏之天后姊子爲蘭臺左侍極當時咸傾附之有罪徙嶺外尚書右丞兼檢較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以託附敏之長流橫州太子中允劉懿之弟右史禕之知情配雋州蘄州司馬徐齊聃前任王府祿與敏之交往左道除名長流嶺外前涇城令李善曾教敏之讀書專爲左道長流雋州

綦連耀爲雋州錄事叅軍連耀與箕州刺史劉思禮坐謀反棄市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亨知

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諱鳳閣舍人王劇劇兄前涇州刺史勛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坐與耀及思禮交結皆誅

韋安石爲左僕射留守東都妻薛氏暴雲子婿有妾誣其厭蠱迫以捶楚投井而死憲司以聞安石坐是出爲蒲州刺史

梁涉爲右庶子柳勣爲李林甫所構伏誅涉及號王巨嘗通勳資糧皆坐貶官連累者十餘人

韋堅爲刑部尚書爲李林甫所陷長流嶺南殺之堅弟將作少匠蘭鄂縣令冰兵部員外郎芝及男河南

府尹曹諒皆貶遠郡 又分遣御史竝賜死諸子悉

配隸邊都唯堅妻姜氏稱素爲堅輕賤特放還本宗盧從愿爲刑部尚書生子起居郎諭糶米入官有利爲憲司所糾出爲絳州刺史

姜慶初爲太嘗卿駙馬都尉以修植建陵誤壞連岡賜自盡駙馬都尉傲削在身後官爵傲新平公主之子公主初出降駙馬都尉裴玲玲卒後出降慶初傲玲之子也

常陟爲吏部尚書坐當墳墓子弟破伐松檟不能禁止貶絳郡太守

第五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魚朝恩伏誅與欵狎
出爲處州刺史

元載自作相之後選嘗擢朝官之有才學令望者一
人厚遇之將以代已初引禮部侍郎劉單單卒又引
吏部侍郎薛邕邕貶引吏部侍郎楊炎炎與載同郡
又元氏之出謂載爲舅遂與載合載誅貶連州司馬
凡在朝坐載累貶官者諫議大夫知制誥韓洄王定
諫議大夫包佶徐績大理少卿裴冀太嘗少卿王紀
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

王縉爲相元載用事縉畢附之元載得罪連坐貶處

州刺史

姚南仲爲右補闕與宰相嘗袞善袞旣貶南仲出爲

海州縣令

杜亞爲河中尹劉晏得罪亞坐晏貶陸州刺史

崔造爲左司員外郎劉晏敗坐與晏善貶信州刺史

趙惠伯爲河南尹楊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

令惠伯貨之惠伯爲炎市爲官廨炎罷相盧杞知炎

與京兆尹嚴郢有隙引爲御史大夫惠伯自河中尹

受代赴闕郢奏追捕惠伯詰案杞召吏繩炎爲宰相

柳吏貴信其它賤入其幣詰賊爲監主自盜罪當絞

炎坐貶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田尉尋亦殺之
令派峘前爲衡州刺史列上前政戶口以爲己功其
後入爲右庶子又與劉太真所親善太真坐事貶峘
亦出爲陝州別駕

司正郭晞爲檢較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其子鋼爲
朔方節度杜希全判官攝豐州刺史晞慮其幼不任
邊職上請罷之帝遣使使就召之鋼懼以他事見收
遂奔吐蕃晞坐免官

王似太尉李晟之甥爲神策將晟視似恩寵真愿愬
不殊給與過之晟旣爲張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
似爲將帥入爲左衛上將軍

韋夏卿爲給事中宰相竇參貶柳州夏卿坐與諸竇
交遊左遷常州刺史

裴諝爲金吾將軍坐所善僧招法貶閬州司馬
馬英翰爲宣武軍馬軍都虞拓以其男少遊謀叛亂
英翰不言於道州安置

蘓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貶爲汀州錄事參軍又貶
其兄贊善大夫袞爲永州司戶參軍前京兆府士曹
冕爲信州司戶參軍並同正

郭映爲右庶子映坐子婿卿偁於壽州謀亂削官于

私第省過

衛次公過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坐與宰相鄭細厚善細罷相次公左授太子賓客

燕表元和中以討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見以監察御史宇文籍舊從事使召表而訊之因與表狎後捕駙馬王承系并窮按其門客而表在焉表被鞫因言籍與在來故籍坐貶江陵府士曹參軍又被左衛騎曹參軍楊敬之為吉州司戶參軍右神武倉曹韋衍為溫州司倉參軍秘書省正字薛庶回為柳州司兵參軍太子正字王參元為遂州司倉參軍鄉

貢進士楊處厚為邛州太邑尉竝坐與表交遊故也

左羽林將軍王翊元坐月給燕表錢三千左授右領

軍衛將軍

籍為監察御史王承宗反詔捕其弟駙馬承系之賓客其中有為誤識者坐貶江陵

曹戶

韋處厚為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為宰相常貫之所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帝旨罷處厚坐與友善出為開州刺史貫之第號州刺史纁亦以清操為縉紳所慕亦坐貫之貶簡州刺史議者惜之

于頔子駙馬都尉季友坐罪削官爵勅戶部尚書于頔不能訓子宐削金紫光祿大夫一階初帝意欲不

坐頓但諷令因此致仕李逢吉奏曰雖古有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義然季友恣行非法頓不能簡馭宐薄責以示誠又奉聖旨許其致仕臣以懸車優禮事異繩違望待三兩月後商量爲便故有此命

馮宿從裴度東征爲彰武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北
部郎中會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
史

王仲舒爲拾遺與京兆尹楊憑友善及憑得罪仲舒
橫議及之貶爲硤州刺史

張仲方爲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羊士諤誣告宰相李

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溫貢舉門生出爲金

州刺史

韋弘景爲吏部郎時度支郎中張仲方貶李吉甫謚
憲宗怒貶仲方弘景坐與仲方善出爲綿州刺史

趙佶爲度支郎中貶永州司馬坐皇甫鏞之黨也

李景儉爲諫議大夫乘醉入中書面詰侮宰相貶彰
州刺史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
嗣復與景儉史館同欽先起罰一季俸料又貶尚書
員外郎史館脩撰獨孤朗爲韶州刺史起居舍人溫
造爲郎州刺史司勳員外郎李肇爲澧州刺史刑部

賁外郎王鎰爲郢州刺史坐景儉同飲考功賁外郎
史館脩撰李翱與景儉素相善景儉除諫議薦翱自
伐及景儉護譴翱亦出爲郎州刺史

李師素爲兵部賁外郎令狐楚坐山陵事貶師素與
楚親出爲賓州刺史

李逢吉爲相時景宗初卽位逢吉內庭連結權傾天
惡惡李紳剛直與其黨共構紳自戶部侍郎貶錦州
司馬又貶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爲信州
刺史翰林學士司封賁外郎知制誥蔣防爲汀州刺
史嚴防皆紳之所引

王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訓用事訓卽起貢舉
門生也欲授起爲相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冬訓
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爲累但罷判戶部事
李同志同捷之弟也同捷據滄景拒命不赴充海反
狀寢聞詔同志同異委御史臺差人防守前滄州節
度掌書記崔從長宐配嘗州安置進奏官皇測等七
人竝錮身分配羊閭等州其弟及將佐在城者凡十
人兼節級罪之續詔貶同異金州漢陽縣尉同志金
州參軍竝馳驛發遣

李讓夷爲職方賁外郎充翰林學士先是薛廷

林以終日醜醉不事檢密達於上聽故轉官罷職讓夷與之友善延老之入讓夷實推拔之故坐是爲累罷守本官

裴諡爲江西觀察使卒前吉州刺史杜師仁坐贓計稍三萬餘匹詔師仁賜死於家又詔諡委之廉俗都下舉察宜劄所贈工部尚書并御史大夫

魏謩爲諫議大夫謩初爲李固言李玘楊嗣復所引數季之內至諫議大夫武宗卽位李德裕用事謩坐李楊之黨出爲汾州刺史楊李貶官謩貶信州長史王凝爲兵部侍郎充諸道監鐵轉運使以所補吏贓

罪授秘書監

孫祕爲興唐少尹昭宗天祐三年詔曰祕是故蘄州司戶叅軍孫乘親弟其兄旣處極典其弟難貸餘生宐除名配流愛州充長流百姓仍委御史臺差人所

在賜自盡

柳遜爲太子賓客哀帝初詔曰遜嘗爲張濬租庸判官又王溥監脩日奏克判官授工部侍郎又與趙崇裴贄爲刎頸之交昨裴樞等得罪之時合當達坐尚於暮齒且俾懸車可本官致仕

後唐史武者朱友謙之舊將也莊宗同光四年正月

勅朱友謙同惡人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太王景來景仁白奉國等已當國法其家資並籍沒史武等時皆爲刺史以友謙死從坐無罪族滅人士寬之李處徽爲樞密院承旨明宗長興二年四月以處徽爲忠武軍行軍司馬處徽邢州人始爲郡吏爲安重誨信愛之至是驟升厥職行已之道非其正也今重誨出鎮故有是命

晉楊麟爲清州節度楊光遠判官少帝開運元年詔楊光遠隨幕賓從等久在樽罍比資泰佐當光遠始謀逆節未嘗聞極救之言及楊承勳決意歸明又不

是贊成之數但思朋附悉合誅夷尚示寬恩俾從遊竄麟流威州節度掌書紀任邈流原州觀察支使徐晏流武州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王詔前爲平盧節度副使開運二年貶詔爲慶州司馬行軍司馬周光贊爲商州司馬竝負外直同正負仍馳驛發遣楊光遠叛連坐故也

漢王松爲禮部尚書隱帝乾祐二年勅松事因有玷誠功上章述避嫌之辭形告退之意其男仁實雖因除名曾授僞官一昨旣翦克酋合從俘執未明死所乃漏刑書路岐雖限於山河情愛且關于父子便儀

連坐恐失寬條以爾朝列舊臣班行宿德累有退閑之請宜引軫惻之恩特俾免官用明減等宜停見任周張昭為戶部尚書廣順元年七月以昭為太子賓客坐于陽翟薄乘陽犯法抵罪上章引咎詣闕待罪詔寬釋之踰月左授此官

劉頊為監察御史廣順元年七月勅頊名昇通籍官列憲司凡繫所為尤宜知禁不能為子諍父而乃離局侵官宜謫掾於方州俾省愆于終日頊父濤為中書舍人令頊代直草辭齊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故頊責授復州司戶參軍

王敏為工部侍郎世宗顯德三年八月詔敏停任敏嘗薦子壻陳南金為曹孟二鎮掌記南金奉職有關遂連坐焉

魏徵

魏徵

魏徵

夫不能是耶則為假貨多難悔可追者飲恨何及是
 知者一何事請可以遠而所稱各謂節不以私法
 夫事不遺焉可承之若其不言之不為言不為允

之請空可... 則張昭... 客坐于... 諸君... 獨... 叙對坐語

曾蘇子... 王... 淮南李嗣京叅閱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六

愧恨 忍耻

愧恨

夫不能是耻則為愧實多雖悔可追者飲恨何及是知君子作事謀始可以遠耻辱砥名勵節不以私汚義事若過舉或承之羞其有言之不從計有非允或

功立而名辱或行潔而道違將義士之見非懼長者之所短俯仰天地慙醜面目是可忍也洵孰甚焉故有愧情一集伏恨而死者已斯亦往者不諫近乎知耻在昔賢者其猶病諸若乃名節自虧家道匪正然諾之際信義無聞雖復終身恨之蓋亦何嗟及矣

子重為楚令尹曾哀公三年春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簡選 克鳩茲至于衡山 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南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在

南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或組

文被練 袍也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

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

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

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

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成心疾

子西為楚令尹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曰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

信而勇不為不利召之為白公後遂作亂殺子西子

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也

端木賜字子貢原憲字思皆孔子弟子也孔子卒原

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

閭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曰夫子殆病

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為材官將軍屯漁陽以匈奴入漁陽徙東屯右北平初安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與得罷歸以爲幸也廼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嘔血死

後漢鄭均為大尉西曹掾明帝欲更修太尉府而均以為舊府自足相容太尉趙意即表罷之其冬帝祀

辟雍歷二府先觀壯麗而太尉獨卑陋帝東顧嘆息曰推牛縱酒勿令乞兒為幸時熹子世為侍中驂乘歸其白之熹以為恨頻譴責均均自劾去道發病亡魏于禁初為左將軍後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討關羽於樊太祖使禁與龐德助仁及兵敗禁降羽而龐德不屈節而死文帝踐祚孫權擒羽獲其衆禁復在吳及權稱藩遣禁還拜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

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牧太和二年明帝為二道

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
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
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較尉楊暨慰
諭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

蔣濟為太尉隨司馬宣王屯維水浮橋奏免大將軍
曹爽濟書與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
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蜀鄧芝為督江州遷車騎將軍後主延熙十一年征
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母中之猿子
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

矣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
為拔箭以葉塞創芝乃嘆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晉盧諶愍帝時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流離世故為石
季龍所得以為中書監及石氏誅遇害諶名家子早
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
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雖
俱顯於石氏嘗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歿之後
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

王導敦之從弟敦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王導為
司空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僕射周顛將入導呼顛謂
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

申救甚切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
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
如斗大繫肘旣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
已而甚銜之敦旣得志問導曰周顓戴若思南北之
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便應
令僕耶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
後料簡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慙勤款至導執表流
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繇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伯仁顓字也

祖逖初爲徐州刺史蔡豹爲司馬逖素易豹後豹爲

建威將軍徐州刺史逖爲豫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
愧之

褚裒爲征討大都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先遣
督護徐龕將兵伐沛郡中二千人歸降又魯郡五百
餘家建議請授行次代陂爲石遵將李兗所敗裒還
鎮京口及石季龍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
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
爲慕容皝及符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裒以遠圖不
就憂慨發疾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裒問何哭之多
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慙恨

蔣秀爲臨海郡將時任旭爲郡功曹秀居官貪穢每
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旣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
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嘆曰
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
桓溫爲太司馬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
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後於北方得一巧作
老婢訪之乃劉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哭溫問
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
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
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唯溫於是禡冠解帶昏然而
睡不怡者數日

徐廣爲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尙書欲使百
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錄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嘗
爲愧恨焉

宋劉穆之爲尙書左僕射高祖北征領監軍中軍二
府時王弘爲高祖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
已平雒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穆
之旣掌畱任而言反從北來穆之懷懼發病遂卒
何文惠爲湘州行事同晉安王子安叛文惠才兼將
吏幹畧有施後乃害王師明帝特加原宥使吳喜宣

古救之文惠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天網雖復恢恢
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
而死

王玄謨爲領軍將軍時廢帝失德蔡興宗遣玄謨典
籤包法榮言廢立之事玄謨不從及明帝踐祚玄謨
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
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
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有益玄謨
有慙色

張永以後廢帝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未至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率兵屯白下休範至新
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旣反唱言臺城陷永
軍潰散永棄軍而走朝廷以舊臣止削官爵永亦愧
嘆發病三年卒

南齊王洪軌齊郡臨淄人爲太祖所親信後爲青冀
二州刺史私占丁侵虜界奔敗結氣卒

謝朓初告妻父王敬則反朓妻嘗懷刀欲報朓朓不
敢相見及爲吏部郎謙抑尤甚尚書郎沈昭畧謂朓
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朓有
愧色後臨誅嘆曰天道不可昧乎我不殺王公王公

冊府元龜 卷之九百二十六
錄我而死

梁庾華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初華爲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凌競藹事齊豫章王疑疑藹藹仕不得志自步兵較尉求助戎歸荊州時華爲州別駕益忽藹及高祖踐祚藹以西勳遷御史中丞華始得會稽行事既耻之共會事微有譏高祖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華大驚發病卒

刊澆爲民部尚書少孤貧與弟洽爲任昉所知錄是聲名益廣昉復與澆爲山澤遊及昉卒其子流離不能自振劉孝標作絕交論澆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張稷爲左僕射預殺齊東昏侯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旣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嘗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願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官爵

後魏韓子熙爲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其弟聘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姬李

氏姦合而生三子三子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
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病卒

陰鳳北海人也

史不載
其官

賈思伯初與弟思同師事鳳

按業無資酬之鳳遂質留衣物及思伯爲南青州刺
史之部送隸百疋遣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
人稱嘆焉

楊尼爲國子祭酒兼幽州中正受鄉人財貨免官尼
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人何異
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旣而還鄉遂卒於冀州

北齊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及爲黃門侍郎尚公

主其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爲耻謂曰
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旣見子將不能無愧

揚周王勇爲大將軍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在國侯
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
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遂慙恚因疽發背而卒

隋庫遜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
公長孫覽爲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
覽離之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
母憂聘以爲妻繇是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
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

王韶字士隆慷慨有父風官至備身將軍越王侗稱
帝士隆率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
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唐張玄素爲太子左庶子玄素與大理卿孫伏伽在
隋址嘗任令史伏伽每於廣坐陳說往事初不介意
玄素尤護其事未嘗涉言太宗嘗對衆問玄素出身
歷任玄素初猶不言太宗固問之旣以實答出閣外
怵然色變不復言笑行步失措而歸
閻立本以善畫知名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
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悅之詔座者爲召立

本令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到立本時爲主
爵郎中松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持丹粉瞻望座賓深
爲愧赧退而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墻面緣情
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
焉汝宜深誠勿習此末伎也

李義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將改葬
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高宗聞而不悅義琰不自安
因足疾上疏乞骸骨詔許之
許彥伯爲太子舍人彥伯高陽郡公敬宗孫也父昂
爲虔化令初敬宗侍婢有姿色而昂通之敬宗怒奏

昂不孝流於嶺外敬宗卒太嘗博士袁思古定謚曰
繆彥伯訟請改謚彥伯既與思古忿競又於路上欲
邀擊之思古曰吾與賢家君報讐耳彥伯大慙而退
後唐誠惠五臺山僧也自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
其徒號曰降龍大師同光三年京師旱莊宗迎至雒
下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之數旬無徵應或
以焚燎爲聞懼之潛去至其寺慙恚而終
張筠前任興元節度使請歸私第筠昔在山南繫其
副使判官都較輒加楚掠誣其反狀按之無驗帝俱
釋之筠知其非故乞歸私第

閻寶爲天平軍節度使討鎮州張文禮文禮死子處
瑾祕不發喪城中饑處瑾之衆出城求食寶縱其出
伏截擊之饑賊大至諸軍未集爲賊所乘寶乃收軍
退保趙州因慙憤成疾疽發背而卒
周宋彥筠仕漢以太子太師致仕閑居累歲聞太祖
之起也復有秉旄之望迎太祖於臯門延留久之彥
筠從容進曰當日懸車本非所願漢朝寡援排斥至
此老夫筋力未衰願賜展力之所太祖笑而領之廣
順初除左衛上將軍彥筠深失所望退謂所親曰余
以軍伍立身歷藩部十數任今日第一度異朝也未

幾當參墜笏失儀為御史所劾太祖以勲武之臣欲責其失樞密使王峻請依嘗例薄罰乃奪一月俸彥筠大以為耻私謂人曰入仕四十年未嘗遭一罰今日甚可羞矣

忍耻

士有時運之未亨饑寒之切已忍耻自適志在功名苟活土糞之中甘心傭保之下或負薪以自給或滌器而雜作或畧賣而為奴或乞食以見辱及夫君臣交感智畧獲伸則龍蛇起陸非復蚯蚓之類鴻鵠遠引何傷鸞雀之比哉

管仲齊大夫少時與鮑叔牙遊仲曰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高漸離燕人善擊筑刑軻至燕日與漸離飲於燕市及軻誅漸離變各姓為人傭保匿作於宋子

縣名屬鉅鹿

久之作苦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

漢張耳大梁人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

言其尚友見無忌為

之賓客陳餘亦大梁人父事耳秦滅魏購求耳餘兩人

變姓名俱入陳為里監門吏嘗以過咎餘餘欲起耳
攝使受咎攝謂引指之吏去耳數之日數責也始吾與公言

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後封為趙王
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

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眾等於眾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間於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信以為怯

後為大將軍封楚王
樂布梁人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

窮困賣傭於齊為酒家保謂傭作受俛也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

季布楚人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窘困也窘音求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令止

也切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跡且至臣家也跡等其能聽臣臣敢進計願先自剄布許之迺免鉗

縱跡也衣褐置廣柳車中廣柳大隘穹也周禮說衣髮柳聚也眾備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

欲人不知也隋書所謂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曾朱車傘者耳傘音扶晚切家所賣之朱家十人見游飾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

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為帝言之帝乃赦布當是時皆多布能推剛為柔後至河東守

司馬相如為武騎嘗侍因病免客臨邛臨邛富人卓

王孫女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文君馳歸成都家
徒四壁立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卓文孫大怒曰女不材我

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
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第但也發聲之急耳從昆弟

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
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賣酒之處累上為壚以居酒瓮四邊

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爐故名壚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壚謂對溫火火虛失其義矣相如身
自著犢鼻裋即今之松松也形似犢鼻故以各名云松音之容切與傭保雜作

傭保即謂質作者保謂庸之可信在者也滌器於市中滌酒也器酒器也食已則酒之賤人役也酒先禮切卓王孫耻之為杜門不出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家貧嘗艾薪樵賣以給

食艾讀日割給供也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每歌嘔道

中詭讀日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即

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
俱上塚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飯飲飯之音扶晚切飲音於菜切

司馬遷被刑之後為中書令谷益州刺史任安書曰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日獲燕之北布民而婚婢謂之臧女而婢奴謂之獲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

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
采不表於後也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為議郎董卓怨嵩及卓秉政為御史中丞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諷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末乎 備音服說文曰服牛乘馬猶即古服字也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

吳步騭為丞相初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

畏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當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宋劉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簡好往妻兄弟乞食多兄辱不以為耻唐路隨元和初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為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脩然坐市中一不介意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忠臣總錄部

百七十七

夫稟脆弱之性有異懦之懼故乃臨事而示怯畏成

而奪氣終於敗辱不能自立是以無拳無勇詩人之

所譏淺為丈夫昔賢之所醜雖率勵以義僅或自強

所譏淺為丈夫昔賢之所醜雖率勵以義僅或自強

然授任於事終為不武遂成愧耻固其分哉

陳不占齊東觀漁者也雀杼殺莊公不占聞君有難

將往死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

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

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君門聞鼓鐘之音聞戰

之聲遂駭而死

杜之善楚人

一云楚善

白公之難辭其母而行將死君難

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返也杜之善曰

懼吾私也死君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

也

漢楊敞為大司農明帝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

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事上畏事不敢言迺移病

臥

移病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

以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蒼

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

李次元王莽時人會前隊大夫誅謀反者次元聞事

發覺被馬欲出馬駕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

見車方自覺乃止

後漢劉玄王莽立設壇塲於涪水上沙中陳兵大會

卽位朝羣臣玄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莽居

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玄羞作俛首刮席

不敢視

韓馥為冀州刺史以州讓袁紹馥自懷猜辭紹索去

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

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沒

至廁因以書刀自殺

栢孝長為南陽功曹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子

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孝長亦在城中聞兵聲恐懼

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

牛輔董卓女婿為中郎將懦弱失守不能自安嘗把

辟兵符以鐵鎖致其旁欲以自強見客先使相者相

之知有反氣與不反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

魏李豐為尚書僕射會司馬宣王誅曹爽駐車闕下

與豐相聞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

宋劉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齊高帝輔政彥節知

連祚將遷客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帝入屯朝

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

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安再晡後便自丹

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

彥節歎羨寫胸中手振不自禁事敗被誅

倭佛

釋氏之教興於西域東漢之後漸於中夏其教之化

人也大率以清淨爲本將使爲其殺盜之源而澄爲定慧之本故慕仙道者示鴻槃之旨邀世福者指太天之路而乃心起於貪事卽于佞民之有過則俾之作禮以贖其正刑僧之犯法則屈其嘗憲而不懼惠姦紀綱旣隳施用無節身之及家或致喪敗茲所謂背其始而遵其末者也

吳管融漢末聚衆數百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運漕遂以江淮委輸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錦采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

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繇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徑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晉王恭爲安北將軍鎮京口性雖抗直闇於機會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髭鬢神無懼容

何充爲侍中錄尚書事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圖作佛

不亦大乎又其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何佞於佛

張淹爲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炤佛民有罪使禮佛贖僊動至數千拜坐免官孔顛爲會稽太守反敗死淹是其黨屯軍上饒縣聞劉故敗軍副鄱陽太守費羣欲圖之詐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佛不得時進羣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信而與之羣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西鳴鼓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羣率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南齊王績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

梁劉勰早孤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積十餘年高祖時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深愛接之勅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勅許之後魏張彞爲秦州刺史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馮熙爲雒州刺史廢毀三字石經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

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講論精勤不
倦所費亦不貲而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
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唯見佛圖焉知殺
人牛也

北齊高隆之為尚書右僕身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功
大營寺塔為高祖所責

唐裴寬崇信釋典嘗與僧徒往來焚香禮懺老而彌
篤玄宗開元末為河南尹僧普寂卒寬與妻子皆服
縗經設次哭臨妻子送喪至嵩山

嚴挺之與裴寬皆奉佛開元末僧惠義卒挺之服縗

麻送於龕所天寶初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挺
之鬱鬱不得志成疾自為墓誌塋于大炤和尚塔次

西原

臣欽若等曰大炤
即惠義師謚也

王縉字夏卿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與兄維俱奉佛不
茹葷血縉晚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
李氏卒捨道政里第為寺與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
度僧三十七人任持寺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
應寺議令施財助已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
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
應載等因而啟奏代宗繇是奉之過當

魚朝恩爲內侍代宗永泰初設無遮會齋於崇仁坊之南街大奏音樂大曆中又抗疏請度母爲尼法名功德居修慈寺許之請以通化門外莊爲寺以章敬爲名福資太后許之是莊連城對郭林沼臺榭形勝第一朝恩初以恩賜得之及是造寺窮極壯麗以爲城市林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館華清宮風樓月觀及百司行廨署并將相歿官宅給其用焉土木之役僅逾萬億

杜鴻漸爲山劔副元帥篤好佛法惡軍旅之事大初自劔南回請千僧齊於資聖寺仍請魚朝恩李

玉同行香許之以使蜀無恙徼福也又於長興里築第崇飾門館賦詩大畧曰嘗願追禪侶焉能挹化源朝士多和之將卒命僧剃頭遺令其子建塔塋不爲墳異同于僧頗爲遠識所詔時人惜之

藍簡憲宗元和中爲諫議性柔奉浮圖之像教拘溺過甚

劉總爲幽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初奏請以私第爲佛寺又奏請爲僧詔授侍中天平軍節度總因乞出家朝廷以緇服就賜之錫名大覺裴休爲相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

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嘗齋戒屏嗜欲香爐貝典不離齋中咏歌贊唄以爲法樂與尚書紇紀泉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

梁李鄴爲太子太傅未帝詔曰李鄴多因釋教誑惑羣情此後不得出入無嘗

周宋彥筠初仕晉爲同州節度使貪鄙無術溺於釋氏唯營寺續塑香燈幢幡僧尼資貝之類則捨之無愷日給數十千多取於四民以充其費後爲幽州節度使所貯資金多奉釋氏嘗謂人曰吾前後供僧一

千餘萬造佛宮九十餘所又嘗召僧讀畢生經日課若干卷至瞑目以來令不負所課如嬰疾闕讀隨即填補立券設呪每僧給二所繕僧至者甚衆乃減繕一半未幾只給三緡其無行貪穢猥之僧利其緡投券者填咽彥筠患之乃止初彥筠一旦與其主母有微忿遽擊殺之自後嘗有所睹彥筠心不自安乃修浮屠法以禳之因而溺志於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涅槃之日嘗衣斬縷號慟於其像前其伎佛也如是家有婢妾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緡以侍左右大爲當時所誚

讒佞

有虞之命則曰聖讒說先聖之戒則曰遠佞人蓋邪
 偽可以惑聰明浸潤可以間忠信淳素既隱巧詖滋
 萌義以利遷政繇寵放故有行媚於內善諛於朝脂
 韋其性以悅於上貝錦其辭以譖於下愛同嫉異害
 正忌能挾蒂芥之嫌緣疑似之隙媒孽其短文致厥
 辜采苓之刺以興投杼之疑斯起交亂家國離間君
 臣職為厲階無已太甚故君子之惡利口王者之難
 任人其有旨哉

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名伯明其晉名伯明后寒棄之

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也而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弄于田樂之游田樹之作

噫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服信詐

周虢石父幽王時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

巧佞一作諂善諛王用之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作何人斯之詩而絕之暴也蘇也

皆畿內國名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詹父有辭以

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鄭瞻鄭之微者也齊人執之自齊逃來書其佞也曰

倭人來矣一云鄭瞻鄭之倭人也

豎牛曾叔孫豹穆子也小臣使為政為家初穆子適齊

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

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

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薶丘薶地名遂遇疾焉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叔

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

以饗猪血饗禮使豎牛請日請饗日入弗謁謁白也

出命之日許命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

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

外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八

萊書公御士各仲與之私游觀於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叔人

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

為怪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

之矣遂逐之

費無極楚大夫也卻宛為左尹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

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之

宛令尹子嘗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嘗曰子

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

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

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三

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嘗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

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

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

又誤羣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

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

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已將師退遂令郤氏且葬之燒

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曰不葬郤氏與

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編管管也秉把也秆束也

國人投之遂弗葬也令尹炮之炮煇盡滅郤氏之族

黨

公伯僚字子固魯人固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

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纒僚也吾力猶能

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

伯僚其如命何

臧倉魯平公嬖人也公將出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

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

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繇賢者出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上官大夫楚懷王臣也時屈原字平嬭音開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讓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原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後漢令狐畧狼孟大姓也建武六年曲陽令馮衍上書陳八事光武將召見先是衍為狼孟長以罪推陷畧是時畧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

間衍遂不得入

孟岱當袁紹官渡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擒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逢紀為袁紹統軍事田豐為別駕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時與曹公戰豐固諫之紹怒因豐而去及紹軍之敗於官渡也土潰奔北師徒畧盡軍皆拊膺而泣曰何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

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敗
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
魏劉曄爲侍中以先進見幸因請尚書令陳矯專權
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
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
晉嚴舒爲雒陽太守馬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加
授東羌較尉積十餘年威信振隴右舒與楊駿通親
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
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
遣隆復職

盧志爲成都王穎左長史穎旣以陸機爲將穎謂機
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
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
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志心害機寵
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
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
扈瓌爲隋郡內史陳敏之亂荊州刺史劉弘以南蠻
長史陶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求
寇武昌侃出兵禦之瓌問侃於弘曰侃於敏有鄉里
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

日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
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
王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
擲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史
部不爲除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
子妃繇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焉孝武末年嗜酒
好肉而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諂諛
之計稍行設主相之間而好利險於之徒以安功名
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

後趙程遐以清河張披爲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
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石勒
世子弘卽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
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爲遊俠門客日百餘乘
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
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
已遂弗敢請

梁梁祚孫鄧元起爲益州刺史任庾黔婁蔣光濟以
州事並勸爲善政祚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
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
繇此疎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

後唐段凝初為梁將後降莊宗莊宗以為滑州兵馬
留後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竝助成虐政
結怨於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
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穀朱珪等竝族誅家財
籍沒

朱守殷本名會兒莊宗就學時諸奴也及莊宗嗣位
以本院僕從為長直軍使雖列戎行不聞戰功每構
人之短長中於莊宗漸以為腹心於門容日百餘

冊府元龜

